

工會底社會學的意義

石 英

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現在正從牠底相對的安定狀態急速地轉化到其反對物的直接的沒落過程；革命底酵母到處吹颺着醞釀底爆發；人類的歷史朝着偉大的、壯嚴的、決定的鬥爭猛進着；不遠的將來，這偉大的大破局會引進我們於從事新社會底建設之大途上去！

但，要進行這個有史以來最決定的任務的却不是無論什麼社會的集團都可能的；這樣的決定的任務只有資本家階級底必然的對立物的無產者階級纔能擔負起來，而且是牠不得不擔負起來的重任，因為無產者階級是從資本家的生產組織底內在的矛盾必然地展開起來而發生的東西，因而牠底存在自身就是揚棄資本家社會底唯一的原動力，借馬克思底表現來說明，就是

“普羅列塔利亞特執行那私有財產制由生產出普羅列塔利亞特而課賦於其自身的判決。……因為現在的社會底一切的生活條件都以無限地尖銳的形態集中於普羅列塔利亞特底生活條件之中，因為人類在普羅列塔利亞特之中亡失了他自身，但同時不但獲得了這亡失底理論的意識，而且還由這已經不得拒絕的，不能和解的，絕對命令的必要不得不直接地起來背叛這非人性之狀態，所以普羅列塔利亞特能夠而且不得不解放他自身，但，普羅列塔利亞特若不揚棄他固有的生活條件是不能解放他自身的。普羅列塔利亞特若不揚棄那集中於他自己的狀態之中的現存社會底一切的非人性底生活條件，他是不能揚棄他自身底生活條件的”。——Marx Nachlass. Bd. II. S. 132.

如此，普羅列塔利亞特因他底非人性的生活條件必然地能夠而且不得不起來揚棄他自身的生活條件，又因為揚棄他自身的這個生活條件又不得不起來擔當變革這資本家社會底任務，因此，一切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底行動綱領歸根結局不得不集中及統一於遂行這歷史的使命之一點是很明白的。一切的工人運動，社會運動底中心亦不得不是為遂行這個使命之種種的方式中底一個表現形式的也是自明的理了。但，這樣的根本基礎往往要被機會主義者，改良主義者所抹殺，使一切的社會運動底根本精神歸於消滅，只殘留了一些支持及維護布爾喬亞底支配。改良主義者底這樣的企圖在社會大變革底時期尤其是演着極端地破壞普羅列塔利亞特底使命之任務。克服改良主義的及機會主義的見解並確立科學的正確

的理論不得不是當面的重要的任務。

二

“布爾喬亞氾支配權底顛覆祇有由特殊的階級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纔是可能的，因為這階級在牠的經濟生活條件中已經有行使這顛覆的準備，已經有使牠能做這顛覆底可能與力量。布爾喬亞氾雖粉碎及裂斷農民及資產者層，但牠却使普羅列塔利亞特團結且組織起來了。祇有普羅列塔利亞特——因牠在大工業上所擔當的經濟的任務——是能做一切的勞動及被搾取的羣衆底指導者；這勞動及被搾取的羣衆是被布爾喬亞氾所搾取，所壓制着的，且不少於，不，而且比普羅列塔利亞特更被壓迫着的，但是他們對於自己的解放是沒有能力自動地去鬥爭的。”

然則，普羅列塔利亞特爲遂行這一個固有於自己階級底任務有着并應有怎樣的組織呢？并應用什麼的方式去領導一般動勞的民衆來參加這個大運動呢？

個個的普羅列塔利亞沒有階級自覺與階級意識之前是不能遂行這個任務的。但若因此即結論要等待個個的普羅列塔利亞全體地都有階級意識和鬥爭意志之後纔能開始實行這任務的，無疑地是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思想。普羅列塔利亞大衆底一般的水準不能亦不得等質的是自明的事實；因此，事實上與理論上，在普羅列塔利亞特之中必然地會發生前衛的部隊與落後的之二種層次；落後的層次不能遂行這個任務的固不待多說，同樣，前衛的部

隊也不能離開這落後的大衆而獨自地來遂行這個任務的也是非常明瞭的。

這裏發生了工會底問題與工會和政黨間的關係底問題。

工會底目的和任務是什麼？政黨底又是什麼？

關於這一問題之原理上的考察是本篇的目的。

三

工會 (Gewerkschaft) 是什麼？

“工會”，基督教社會運動者會這樣說吧。“是以設置貯蓄金庫及賞與制度去提高勞動者間的宗教性和道德心及希望勞動者底生活之物質的改善之組織”。因此，他們會這樣地去結論的，“工會不是與給業者（企業家）相鬥爭的，不過是單單與資本底法外的非妥協性相鬥爭的東西”。

這不是沒有理由，也不是不易洞見的話語，因為一切的宗教徒從來就一直忠誠於支配者階級，為支配者階級當走狗，為支配者階級去麻醉勞動大衆。提高宗教性與道德心，何等冠冕堂皇的名詞，但，可惜這只為資本家階級盡了御用的任務！

但，工會主義者關於工會底定義也不外與這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不，牠的流弊在現階段是更廣大而刻毒的！你看他們底定義吧：

“工會是以擁護及增高勞 為目的的 勞動者底永恆的結合”，完全地適合於工會主義者底胃口的定義！因為在他們，工會底

全意義盡在於這擁護及增加勞銀之中，不多亦不少於這內容！

當然的，擁護與增加勞動者底勞銀是工會底重要的任務之一；但若祇限於此，不再越雷池一步的時候如何呢？比鍛治之神 Hephaestus 將天火的盜人 Prometheus 釘住於岩上還要三百倍利害地將普羅列搭利亞特緊縛於勞銀奴隸制度之下而已！如此，普羅列搭利亞會永久地孜孜營求於目前的小利，會不能感知政治與經濟底真實的關係，而永久地醉生夢死於資本家底榨取的故鄉，所以這樣的工會觀好像是為工人謀利益，實際祇為資本家探求長生不老的仙藥

勞動者階級生來就負擔着不得不顛覆這資本家社會底偉大的使命，因而一切的工人運動不得不在於喚起勞動大眾底自覺與促進他們自動地去執行這個歷史的使命，這我們已經在前面說過了；而時至資本主義的沒落期的現階段，若又忘却了——意識地或無意識地——這重要的力點，則一切的努力不但不能增進全社會底利益，反會葬送普羅列搭利亞特底特殊的使命之實現。

然則，工會是怎麼樣的性質，又不得不是怎麼樣的性質的東西呢？

在歷史的發展過程裏底現實的工會是經過了種種的波瀾以後，纔獲得了明確的普羅列搭利亞的方向的；但在理論上，工會應該是怎樣的東西老早就已解決了的。

何以說呢？工會在牠的發生的歷史上所經過的情形，不外資在資本主義的框內做了勞銀鬥爭底機關之任務；但這樣的專為經濟而

鬥爭的工會在牠的鬥爭的過程中必然地會發展到政治的鬥爭去，因而會轉化到爲解放全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奴隸生活而謀顛覆資本主義自身的存在之解放過程去的。“哲學底貧困”曾明確地公式化了由經濟鬥爭必然地轉化到政治鬥爭去的過程；

“大產業將互相不曾認識的許多人們集合於一處。因利害的不同而使他們互相競爭，互相分裂。然而爲維持勞銀，即他們爲對抗他們的主人底這個共同利益，復使他們在這同一的對抗底思想之下結合起來，這就是團結（此處所謂團結就是指工會——筆者）。所以團結常有二重的目的：即爲對資本家施行全體的競爭起見而廢止他們自己互相間的競爭。這種對抗底初始的目的雖祇是爲維持勞銀起見，但跟隨資本家同僚因欲抑制勞動者而互相結合，遂使當初本是孤立的團結到這時也互相結合起來，而且爲對抗繼續地結合下去的資本起見，維持工會一事在他們就成爲比維持勞銀更較必要的事實了。……在這種鬥爭——真實地就是內亂之一，——之中，那對於就將到來的戰爭所必要的要素便行結合起來而且發展下去；若一旦到達了這關點，結社就會帶起政治的特質。

“經濟的諸條件開初就使國民的多數轉化爲勞動者了。資本底支配使這等大衆有一共同的地位，共同的諸種利害。所以，這樣的大衆對於資本已成爲一階級了；然而他們對於他們自己還不曾形成於階級。在我們所舉示了的僅僅二三的局面底鬥爭之間，這等大衆繼結合起來，終至於對於他們自身亦形成爲一階級了。如此，他們所防衛的利益便成爲階級底利益。但階級對階級底鬥爭畢竟是

“政治的鬥爭。”——“哲學底貧困”二一六——二一七頁。

照這個引證，工會底目的及其性質不祇是，也不得祇是像工會主義者所說似的“祇為維持及維護勞銀”之經濟鬥爭的機關的可說是非常明瞭了。慣於形而上學地思維的一切人們，不曉得去把握事實於其發生發展的過程，不曉得一切的一切是在運動下去，不得不運動下去的事實的本質。工會主義者是不曾理解了這一點，所以把工會底初始的現象形態——即專為維持勞銀的一點——永久化及絕對化起來，以為工會只應在這個範圍內去行動纔為合理而正當的了；因此工會底中立主義，自主權，非政治的，非政黨的等等的曲說邪論就被當作根本原則了；於是改良主義者，機會主義者乃得勃處於工會之中了。但，可惜哉，他們沒有挽回政治鬥爭的狂瀾於既倒底能力！

“勞動者階級底政治運動 當然是以克服政治的權力為其終局的目標。因此從經濟鬥爭自身所產生的，發達到一定點的勞動者階級底先行組織（即工會）當然是有必要的。但在他一方面，當作階級的勞動者階級去對抗支配階級，而被從外部而來的壓迫所強制的各種運動是一個政治運動。例如在個個的工場或職業裏，向個個的資本家去強要勞動時間底制限是一經濟的運動；反於此，強要八時間勞動及其他的立法之運動是一政治的運動。即在全的形態——即在占有全社會的強制權力之形態裏——裏，這運動是以強制其自身的利益為目標的階級底運動。”

如此，工會必然地要從單純的經濟鬥爭轉化到一般的，階級的

政治鬥爭去；而此一般的，階級的鬥爭過程又必然地會引起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政黨之發生；於是這裏乃發生黨與工會底關係之問題。不過我們在論究這問題之前，先將依上所述把工會如次地規定起來：——即工會是為指導勞動者底經濟鬥爭，並不斷地去參與及努力於勞銀奴隸制底廢棄及生活之諸範圍上的完全的平等權底實現之勞動者階級底全解放鬥爭之永續的機關。

四

若依照工會底性質底這樣的規定，則欲理解工會底任務是，不得不是什麼，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了。

工會因此第一不得不是大衆底組織，因而可不問一般大衆底政治的意見與其信念如何，應使他們結合於一個組織之中；在日常的鬥爭之間，領導大衆底行動，努力於支持并去貫徹大衆底一般的要求。因為由此可以吸引組織外的大衆於組織之內，鞏固他們對於組織底信仰，訓練及指導他們去服從團體底行動。由這樣地寬大的，廣泛的組織，工會纔能征取無產大衆，纔能對黨盡其媒介底任務。纔能使一般的大衆依照黨底指導而應時合地去行動。所以工會不是嚴密的，純粹的政黨組織，因而牠底綱領也不能是徹底的，互線的；牠應該酌斟大衆一般底目前的，日常的利害關係，順應他們底急迫的要求，羅致廣大的大衆於黨底指導之下，以準備最後的鬥爭。因此，牠是無產大衆底“組織的中心”，“前衛戰鬥者”。

“工會除牠底原始的目的之外，現在不得不意識牠自己是一個

對於勞動者階級底完全的解放之普羅列塔利亞的組織的中心。因而工會不得不去支持朝向着這個目的之一切底社會的，政治的運動。但若當作勞動者階級的前衛的戰鬥者，代表者去考察并處理工會之時，則牠不願意慢去吸引工會外的勞動者於自己的戰陣之中。即對於受着最惡的報酬的勞動者底利益——例如由某種的事情而被剝奪了力氣的農村日僱勞動者似的——亦不得不用最大的熱情去爲他們挺身地鬥爭的”。

這樣地去組織大衆，使大衆集合於階級的黨底周圍是工會底任務之一方面，實際上工會底這個大衆結成之過程同時就不外是工會所演着的另一方面的任務，即階級意識形成過程之任務。勞動者大衆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內，對於資本無疑地是一個敵對的階級，這對於資本客觀地存在着的階級是發生於勞動者在生產過程裏所處的地位底同一；但在生產過程裏所處的這樣的地位底同一並不能馬上就可喚起對於一般基礎的利害之階級底理解。

“因爲，第一，在實際生活上生產過程自身要經過發達底種種的階段，而經濟的構造底矛盾只能在其後的發達底行程中纔見發現出來的。第二，階級不是固定了地及完成了地自天掉下來的東西，却是自發地從種種的社會的集團（過渡——中間——及其他階級，社會層，社會的羣團一般）所集成的東西。第三，普通若不經過一定的期間則階級不能從牠自己的諸鬥爭底經驗去意識牠自己是一個階級；換言之，即牠不能意識自己階級是有特殊的，固

有於牠自身的利害，努力底對象，社會的理想，——而此種種是使牠與當該社會底其餘諸階級明白地立於反對的位置的東西。最後。第四，人們不應忘却計畫的心理的及思想的做作之作用；即為蹂躪被壓迫階級底發芽中的階級意識，利用一切的手段使人們採用支配階級底思想，又為至少地使其思想有某程度的影響，使其他的階級能感染這思想起見，這樣的做作是有國家機關在其手中的支配階級所常用的圈套。

“這種種的事情引導到這樣的一即階級當作在生產過程裏演着一定的任務的底人們底總體雖是存在着，但當作自覺了的階級是還不會存在着的——狀態。

“階級是存在了，但尚無階級意識。牠只當作生產底因素而存在着，即當作生產關係底一定的總體是存在着了。但牠還不是當作曉得牠自己要什麼，要努力些什麼及意識牠自己的特殊性，對於其餘的階級是利害相反的之社會的，獨立的力量而存在着。”——N. Buchsow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S. 三四三至三四四。

所以，使這樣的向自的階級 (Klasse an sich) 發達到為自己的階級 (Klasse für sich) 不得不是工會底任務，然而這個任務亦不是馬上就可遂行的；要勞動者大眾理解自己是一個特殊的階級，對立於資本一般底階級之事實祇有由不斷的經濟的或政治的鬥爭才能漸次地實現起來，由不斷的鬥爭與這種種的鬥爭底經驗才能使勞動者大眾意識他們在生產上和社會上的特殊的利害與

地位，才能養成他們對於政治鬥爭所必要的協同心與犧牲一己的精神，才能使他們對於資本之斷然的鬥爭心發達起來，而終運到達對於現存社會制度之背叛底革命的行動去。達到了這樣的自覺的程度的勞動者纔可稱為有階級意識的普羅列塔利亞，而這樣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就是 Klasse für sich 的階級；所以從這點看來，“工會是社會主義的學校。”

五

從上述那樣的觀點去理解工會，那麼工會與政黨底關係如何必然地要成為我們的目前問題了。

我們在說明這兩者間的真正的關係是怎樣的以前，應先打破這兩者間的關係底曲說。因此，我們先從所謂中立主義說起。

中立主義者以為工會只宜提出純粹的經濟的目標，對於現存的一切的政治的結社應採取中立的態度；就是工會只應在改良工人底待遇及擁護工人底其他的利益為目標之經濟的鬥爭之範圍內行動起來，工會應該把經濟的問題與政治的問題嚴密地區別起來。凡屬於後者的運動，無論是那個政黨所主持的，工會都不應起來直接去加入，以避免被人利用於政治上的鬥爭。約言之，中立主義是使工會運動從階級全體底政治的任務分離開來，使工會底注意力完全地集中於經濟的問題，使工會完全地與政黨政派相分離的東西。因此，中立主義底問題不祇是關於工會與政黨間的關連的形式如何的問題，若輕輕地祇把牠當作這樣的形式問題而看過了其

內面的真相，定要陷入於重大的錯誤的；這個問題事是與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全解放運動底根本問題有很密切的關連，所以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我們因此有剔抉其錯誤的必要。

“若工會之作用不用於變革制度，若不將其組織了的力量使用於從根底上去解放勞動階級，即若不當作完全地去廢止勞銀雇傭制度之槓桿去利用牠，而祇局限自己於對於制度底結果之鬥爭，則工會是從牠的本來的使命退却下來了。”

“迄今為止，工會過於集中牠底注意於直接地與資本底地方的衝突了。工會還不會充分地理解了對於雇傭奴隸底全制度及現代生產方法之鬥爭底全意義，因此牠過於遠離了一般社會的及政治的運動，……工會不得不支持那引導到這目的（勞動階級底完全的解放底）之一切的社會的及政治的運動。”

由這個引用，我們可以曉得馬克思是完全反對工會底中立的了。這當然是自明的道理；所謂經濟的鬥爭，所謂政治的鬥爭，這不過是相對的限界，並沒有完全地不能逾越的分水線。政治是什麼，牠不外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所以沒有一個經濟的鬥爭是可分離於政治的關連的；而尤其是資本主義發達到了現段階的帝國主義的時代，一國的經濟完全被統御於少數金融資本底手中之時，任何的經濟的鬥爭是會遭遇國家權力底出動的。所以經濟鬥爭是政治鬥爭底一形態，而一切的政治鬥爭又不外是階級的鬥爭；階級與階級底鬥爭之中沒有中立的餘地，非左即右，非右即左，左與右之間是不容許有中間的存在物的，這是形式論理都能告訴我們的；那麼

工會運動可以除外麼？當然不能的！所以政治的避短底戰術之意義不外是使有資產階級去翻弄工會，無論何時都是有害無益於勞動階級的東西。不但理論上是這樣的，試翻閱中立主義最隆盛的英國、美國、法國及其他德國的工會運動史吧，他們愈熱心地去守護工會底中立主義，因而對於諸黨派愈想取一種公平的態度，其結果只有工會愈傾向，愈接近於資本家的政黨而背叛了牠們自身底特殊的使命。

和工會底中立主義的思想有密接的連關的尚有工會自主權論的思想；若以中立主義為改良主義者，機會主義底專賣品，則自主權論可算是法國無政府主義的 Syndicalism 底獨擅場。

“工會底自主權”是什麼呢？依“自主權派”底議論，則工會不但是並行於勞動階級的政黨而存在，牠却是對於資本家階級之鬥爭底主力。就是說，工會自身來做革命，指導革命，不必依從政黨，不必組織政黨，而能使革命達到勝利。因此，“工會底自主”這主張是使工會與政黨相對抗，是以工會去代替政黨，是以工會為唯一地能遂行勞動階級底本質的行務。

這議論底根據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則不外否定政治鬥爭而已。即將政治與經濟分裂而對立起來，以為政治是布爾喬亞的遺物，俗臭紛紛的官僚徹底表現，純粹的，生產的勞動者不應要這種爭權奪利的政治生活；社會可由全國總同盟罷工而一舉地變革起來，自此以後，就可以沒有國家，沒有政治，而人人享其無政府的自由，所以他們沒有什麼政治鬥爭，祇有經濟鬥爭；而以一般的階

級的鬥爭爲社會的鬥爭。他們因混同政治與議會主義而否定政治；因爲反對議會主義而放棄一切的政治鬥爭。

但，政治與經濟是什麼？“政治是被集中了的經濟，”我們在前已經說過了。而我們所說的政治鬥爭並不意味勞動者階級底各個的支隊與資產者階級底個個的支隊底對抗，而是全體的一階級與全體的他一階級相對抗的階級的勢力底衝突；所以，反映着一般的階級鬥爭底形態與式樣的一切底活動就是政治鬥爭。從這樣的政治鬥爭之中所抽出了的經濟的要素可以說是純粹的經濟鬥爭麼？例若入時間勞動制度，占領工場等等的鬥爭之時可以將政治與經濟互相分離出來麼？至若以政治爲惡的說法完全是兒戲，幻想，不值錢的形而上學的產物。普羅列塔利亞特只有一個不分經濟與政治的，以解放全勞動階級爲目標的，唯一的階級鬥爭。

“工會底鬥爭包括勞動階級底目前的利益，社會民主的（革命的）鬥爭以他們將來的利益爲目標。”因而政黨是代表全體的無產者階級共通的利害，同時代表着全運動——終局的目標的全體底解放——底利益，而工會只不過代表經濟的利益與無產階級運動底一階段，所以工會不能去代替政黨，不能否定政黨底存在，兩者之關係猶如‘部分之對於全體’。想和集中及統一了其權力的資本家階級底全勢力相鬥爭而獲得最後的勝利，只有動員勞動者階級陣營內的一切的勢力，使之最高度地集中統一起來的一個方法。而遂行這個任務的只有普羅列塔利亞的黨。

如此，我們將中立主義的，自主權論者底主張檢閱而認知其誤

認所在了；我們可進而論及工會與黨底真正的關係。

六

普羅列塔利亞特對於資本是一個階級是與布爾喬亞同時地就存在了的；但，這樣的普羅列塔利亞的大衆不能等質而平等的，因而其階級自覺有遲早的，亦是自明之理。而且，“勞動者決不會（自發地）獲得社會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有從外部才能注入進去的。”所以，“社會民主主義的任務是在把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地位與使命底意識導入到他們中間去；”如此，問題是很明瞭了，假若勞動者在工會底經濟鬥爭之中沒有黨底理論的指導，政策底訓練，是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的，“以勞動者自身的力量”至多不過“只能達到一種 trade unionism 底意識，——即組織工會與資本家鬥爭，向政府要求各種改良的法律。trade unionism 不是像許多人所想像的“全然與政治無關”的東西，牠常從事於一定的政治的鼓動及政治的鬥爭，然而這決不社會主義的而已。

於是，政黨——領導普羅列塔利亞特底革命的——不得不產生了。所以牠“是勞動階級中的最進步的，最有意識的，因而最革命的部分。黨是從勞動者中所選拔出來的最優秀的，最有意識的，最獻身的，亦最銳敏的人所形成的。立在勞動者階級底全過去底考察之上，無論何時，黨都努力於擁護全勞動者階級底——不是個個的團體職業底——利益；而黨從這個事實與全勞動大衆相區別。因而黨是勞動者階級底最進步的分子去統率及指揮無產者階級及半

無產者階級底全大衆之政治的槓杆及組織。”

所以黨底任務是使動全勞動者階級，引導他們得到對於資本家階級底勝利之域。勝利之後，更引導勞動者階級於其最後的目的的無階級對立的大同社會。因此黨底活動領域是非常廣大的，即擴大到“生活底一切的領域與職業的，市民的，個人的，家族的，宗教的，學的諸活動底一切領域”去。而組織統一，集中及指導這等領域底鬥爭都爲黨底任務；因此，黨是普羅列塔利亞運動之各種的組織形態如工會，消費合作社，教育事業，選舉等等之指導的中心機關。

從這樣地規定黨底性質和任務之後，則欲解決黨與工會底關係是怎樣的，不得不是怎樣的問題也不要什麼洞見了。黨以一定的綱領及一定的戰術爲基礎，由意識底一致去團結勞動者；而工會則爲普羅列塔利亞特底一大衆組織，發展到包括當該產業部門底一切的勞動者之組織底方向去，牠不應是單單地包括着意識的前衛分子，而應是包括普羅列塔利亞特底中間層，不，即全然地落後的社會層——即只有從一步一步的生活底教訓方能體會革命底真義的層次——底大衆組織。所以工會是比黨更廣泛的組織，作用於更廣大的大衆之上的一般的組織，其對黨底關係應如周圍之對於中心。黨不能完全去包辦工會，但亦不能放棄指導與統率之使命；因爲工會爲大衆底組織，黨是最精銳的前衛，我們不能希望全普羅列塔利亞之成爲前衛，但前衛斷不能屈就於大衆底自然生長性。所以黨與工會底組織底關係應由前衛之侵入於工會之中，形成一個強

力的組織，使黨與工會有有機的連絡，然後方能指導及統率勞動者運動底全方向而使之趨於唯一的終局的目標。

25, 11, 28